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

第一回 涿州聚黨

話說我大明天啟年間，有個弄權圖叛的太監，欺君誤國，蔑法無天，殺害忠良，冒濫爵賞，流毒四海，結怨萬民，富貴極處，惡貫滿盈。遇了個聖明天子，納諫如流。大小百官以至士民一齊上本，動了聖怒，追奪了鐵券誥命，籍沒了金銀珍寶，變賣了房屋田地，凌遲了身首肢體。這不是一個活活裡的陽夢嗎？這個太監是誰？且聽說來。這太監姓魏，名喚進忠，原籍河間府肅寧縣人。是一個浮浪的破落戶，沒信行的人。專好幫閒，引誘良家子弟。自小不成家業，單學得些遊蕩本事，吹彈歌舞絕倫，又好走馬射箭，蹴球著棋。若問文書，一字不識。這些里中少年，愛他會玩耍、會譏趣，個個喜歡他。常在涿州泰山神祠遊玩歇息。結成一黨，荒淫無度。這些都是光棍兒漢子，無籍之徒。

這泰山神極靈顯，四方男女來進香許願的甚多。為父母求壽的，為自己求子的，也有禳災消禍的，也有祈夢卜吉的，四時不絕。因此聚集那游手好閒之人，日逐成群結黨。也有姦淫壞事的，也有酗酒撒潑匠的，不計其數。

那時有個李貞，原是一個秀才，只是因愛賭好嫖，經常淫奸賣俏，倚著青衫，詐人騙錢。後被仇家告發，學院戲退了他，褫奪了衣巾，在家沒趣，無顏見親戚朋友，躲到涿州來遊戲，借泰山祠內寓下。進忠使與他相好，甚是投機，日常倚借他些資財酒食。

兩個正在肆中飲酒，魏進忠道：「待咱唱一支情詞兒，奉李爺酒何如？」李貞大喜。進忠口裡唱曲，悠悠揚揚；手撥弦索，續續砰砰。擁著若干人來聽。中間有個長大漢子，喝采道：「好！好！」不住地稱贊，挨著身子坐下道：「老兄這樣妙人，可客咱在此沽一壺請二位嗎？再請教一曲，叫做逢場作戲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那李貞道：「咱們中是不才，極是好結交朋友的。老兄既有這樣高情，同飲三杯便是。東道都是我的。」三人吃得高興，竟日盡醉。

進忠下樓去櫃上算酒賬，那漢子也走到櫃邊來，摸出一個銀包還酒錢。李貞定不要這漢子還，竟自打開銀包，拈一塊銀子，約莫有六七錢重，對店家道：「放在你處，明日再來吃了算。」那漢子道：「我也放下一塊銀子在這裡，也是明日來，吃了算。」三人都不通問姓名，也不問下處，那漢子競自去了。

進忠與李貞原同到道士房裡去歇息了。翌日吃過了早飯，又到岳廟前看那進香的歸人，穿紅著綠的，雖然戴著一個臉罩兒，坐在牲口上，都是露出尖尖一雙小腳兒，穿著紅繡鞋，踮在兩邊踏蹬兒裡。

兩人正在那裡看得熱鬧，昨日酒樓上相會的那漢子也來了，在那人叢中一個鯉魚攻，攻將人來，拱手道：「昨日盛擾，大醉而去，今日該是小弟作東了。」大家又同站著看了一會兒，便挽著手，齊到那肆中飲酒，意氣相投。李貞開口道：「昨日不曾請問得老兄尊姓大號，小弟甚是疏略。」那漢子道：「小弟也因不曾請問貴姓尊號，昨夜回來甚是惶愧。今日二位先見教了。小弟才敢相告。」兩人推遜一會，李貞道：「賤姓李，名貞，字子堅。」漢子道：「這位高姓大號？」進忠道：「在下姓魏，名進忠，實是沒有表號。請問尊姓貴號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弟賤姓劉，名嶠，字爾峻。」三人通罷姓名，歡笑快樂，同心一意，把盞勸酬，行令猜枚。

酒至半酣，劉嶠道：「今日我們真是異鄉骨肉了，可學那桃園結義何如？」李貞道：「我們都是萍水相逢，哪能夠常自相親相傍。」那劉嶠道：「小弟原是一個武弁，因得罪上官閒住，如今要往京師營幹。我看二位都是好漢，不是那半三不四淪落的人，可同進京一遊何如？」那進忠道：「咱家是個窮漢，又沒些本事，那裡趕得上二位。」李貞開口道：「小弟正要進京圖個出身，魏大哥可陪我們去，一應盤纏用費，都是我們包著。」劉嶠道：「這也各不要論量，但是先得進身的，就要他看管著，同過日子。須要擇一個神在日，備一副三牲祭禮，神前設盟，不比尋常泛交，務要學古人金蘭厚契，雷陳固交，立定終身，不忘大義。」李貞便向店主人討個日曆來看道：「明日是黃道吉日，又祭祀日。祭祀日就是神在日了，甚是湊巧，這天意合著人心，料想我們三人，後日定有好處的，就是明日吧。」三人約定，又吃了幾杯同心酒，劉嶠道：「明日有政事，不敢多奉二兄的酒，只是今晚各要香湯沐浴，竭誠對神設誓。」便抽身下樓，向主人討昨日那塊銀子，打發了酒錢。李貞叫進忠也與店家算清了前日的酒錢，兌絕了銀子，各自別去。

次早各潔誠執信香來，李貞托進忠早已備下三牲祭禮：酒、果、紙錠、香、燭等物。齊到關帝廟中，一排跪在神前，拈香叩頭過，三人各通姓名，立誓道：「三人願為生滅之交，榮枯得失，事同一人，永無二心。如有違背者，明神殛之。」就在供桌上寫了盟約，各執一紙，裂雞歃血。八拜已罷，攜著福物，原到寓所，暢歡極其盡歡，訂期起程。正是：

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三人一齊進京，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